

思绪真是如云,因为虽然麦子才刚刚返青,我却想到了干熟的麦秸。

我是十二岁那年,才认识麦秸的。

故乡偏僻,多旱,且山地窄而陡,种不得麦子,只种耐旱的苞米,认识麦秸晚一些,便是很自然的事。

那年,不知何人的主张,非得在山里推广种麦。麦子种上,即遇旱象,又无水可浇,麦秆细极,无风也飘摇。

于是,六月,山里破天荒地有了麦秋。但上好的一亩堰地,仅打了一百多斤瘦麦,就等于无几多收成。但终究是吃上了自己打下来的麦子,粗糙的生活中有了精致和细腻的味道,所以,即便到后来,虽因亏粮而不得不去剜野菜充饥,竟也无人哀叹。

麦子没打多少,麦秸却有硕大的一堆,稚童去堆上滚,成一种好游戏。暑中雨多,麦秸便被淋得精透,待阳光一出,竟條地生出一片金色的平顶菇,村人采去,好吃得很。那时,一场暑雨一场菇,神奇的麦秸,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于是,到了平原,最感兴趣的,便是田畴上的麦子。

平原的麦秆茁壮得很,用指头在上面敲一敲,就发出沉实的声音。在垄间坐着,青青的麦秆会发出青涩的香味。这香味与青春的香味或许有相通处,反正我很喜欢这种味道,久久地嗅着,若期待着一种莫名的温柔。

忍心去折一柄青麦秆,极清脆地响一声,白色的琼浆便汨汨地淌出来;这便是生命的一种原状,努嘴去啜吸,便满嘴甘甜。于是,生命本身便有厚味,只是在凡常,均被浮躁的激情忽略了。

“草生四季,麦熟一晌”,这样的农谚是生动而准确的,因为一晌之暴晴,麦子果然就熟了。放眼望去,浑黄的一地麦秆,风吹时,只听到簌簌的干燥的微音,并不见到大招摇。此时的麦秆,已褪去铅华,内外同质,成一束坚韧。所以,与其说麦子熟了,莫不如说麦秆熟了。

就去刈麦。

刈麦时,将一束麦棵揽到怀中,顺其倒势而下镰,便听噼的一声响,麦秆

我第一次见到刘厚生是1997年。那时我刚到上海剧协不久,担任办公室主任。由杜宣创作、剧协组织创排,反映香港回归的大型史诗话剧《沧海还珠》上演,特地邀请了刘厚生及中国剧协的领导来沪观摩。刘厚生是受人尊敬的上海剧协老领导,1964年调任中国剧协。当刘厚生问起上海剧协一些老人的情况时,我问他,赵铮你还记得吗?他说当然记得,当年在剧协是负责人事工作的。我说她是我的岳母。刘厚生非常惊喜,说:是吗!那我们的关系就更进一步了,是两代人的交情了。

刘厚生几乎每年都来上海,最多的时候一年来了五次,只要是上海剧协邀请,都是“有呼必应”。他有时和老伴傅惠珍老师一起来,但大多都是他一人轻装简出,从不带随从。当然,他毕竟年事已高,每次来上海前都要征得医生的同意,直到刘厚生90岁以后,虽然身体并无大恙,但医生还是出于安全考虑,不再同意他外出了。

刘厚生的脾气极好,和藹可亲,平易近人,没有一点领导的官腔和架子,就是一位慈祥的长者,处事沉着冷静。有一次他在机场,飞机延误,因他没有手机,接待方联系不上他,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不知如何是好。而刘厚生却不急不躁地等了六个小时,飞机才起飞。我给他办返程机票,营业员问是一个什么人吗?我说,她说按规定,90岁的老人是不能一个人乘坐飞机的。在机场,刘厚生弓着腰,拄着拐杖,也规规矩矩地排在队伍的后面办登机手续,大家看了不忍地说,老先生你不必排队,可到前面去直接办理。我听了,刚要上去,刘厚生急忙叫住我:“振华,不用,一会儿就到了。”刘厚生的腰不好,平时外出都是用钢板腰托撑着的。据说现在他

便很忘情地投到臂弯里了。投到臂弯的瞬间,干草样的香味,就突然从切口处喷射出来,鼻息便肆意地吸进去,得一刻的沉迷。臂弯里的麦束,不仅沉实,而且温暖,若幽火幽幽地烧,直烧到人的筋脉里去。于是,僵直的四肢,便猛地活络起来,手中那一柄镰,就唱得很欢畅。

这是太阳的功力。

麦子一生都被太阳照射着,麦秆里贮满了太阳的热情,一束麦秆,便是一束阳光。阳光是抓不住的,但可以抓住麦秆,于是,劳动着便温馨着,劳动着便幸福着,在这里,便不是一句空话。

一个朋友来,倾诉其化不开的忧愁。我倾尽真诚,以情以理去抚慰他,却不见那一张阴郁的脸,有半点舒朗。我便无话可说,

腰弯到近九十度了。

刘厚生的老伴傅惠珍比他还年长五岁,两人年龄相加,近两百岁了。前几年他俩就开始安排“后事”,除了留下部分养老的钱,把余下的50万元全都捐给了组织,将一辈子珍藏的珍贵书籍捐给中国剧协建图书室,其中包括许广平所赠生问起上海剧协一些老人的情况时,我问他,赵铮你还记得吗?他说当然记得,当年在剧协是负责人事工作的。我说她是我的岳母。刘厚生非常惊喜,说:是吗!那我们的关系就更进一步了,是两代人的交情了。

刘厚生几乎每年都来上海,最多的时候一年来了五次,只要是上海剧协邀请,都是“有呼必应”。他有时和老伴傅惠珍老师一起来,但大多都是他一人轻装简出,从不带随从。当然,他毕竟年事已高,每次来上海前都要征得医生的同意,直到刘厚生90岁以后,虽然身体并无大恙,但医生还是出于安全考虑,不再同意他外出了。

刘厚生的脾气极好,和藹可亲,平易近人,没有一点领导的官腔和架子,就是一位慈祥的长者,处事沉着冷静。有一次他在机场,飞机延误,因他没有手机,接待方联系不上他,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不知如何是好。而刘厚生却不急不躁地等了六个小时,飞机才起飞。我给他办返程机票,营业员问是一个什么人吗?我说,她说按规定,90岁的老人是不能一个人乘坐飞机的。在机场,刘厚生弓着腰,拄着拐杖,也规规矩矩地排在队伍的后面办登机手续,大家看了不忍地说,老先生你不必排队,可到前面去直接办理。我听了,刚要上去,刘厚生急忙叫住我:“振华,不用,一会儿就到了。”刘厚生的腰不好,平时外出都是用钢板腰托撑着的。据说现在他



陪他沉默着;那一团阴郁,便也一点点地啃噬着我。我开始烦。突然,我想到麦秸。便拉起他的手,朝原野跑去。在朋友懵懂间,找到了一片麦场。场上正有新麦的麦秸堆着。我说,就在麦秸上躺一会儿吧。

躺在麦秸上,朋友仍要唠叨,我说,什么也不想,什么也不想,只须静静地躺一躺。

就躺着,数天上的星星。

夜深了,看一眼身边的友人,见他大大地睁着眼睛,眸子里的星星也很亮。我说,回吧。

他说,再躺一会儿吧。我暗暗地笑。麦秸里,一束束太阳的火苗,在幽幽地烧燎着他,心中的块垒,快被烧化了。

归来的路上,朋友说,躺在麦秸上,竟这般舒服,舒服得要死。

但他活了。

他原来生活在虚空中,现在他与地气交接,输进了一种沉实的东西,感到忧愁类似无事生非,是额外的闲情,一如奢侈。

再讲一段与她热恋的故事:

那时,热情煎熬着我和她,第一重渴望,便是拥有一方自己的空间,在那空间下,与对方融化成浑然一个人。但苦苦寻觅之后,却发现,偌大的世界,居然找不到这样的一块地方。时空的压抑,使我们感到极端的痛苦,甚至想到死。

绝望使我们在夜空下四处游荡,将要筋疲力尽的时候,竟遇到一堆麦秸。

给眼睛天堂般享受的棉花堡,亲身经历却如炼狱一般。这一位于土耳其西南部的世界自然遗产,由温泉水冲刷石灰岩而成,棉花状的山坡如梯田次第铺陈,每层平台处的蓝色温泉水池,映着蓝天白云的倒影,远看美不胜收。而当我们脚踏入平滑温润的水面,才知道什么叫后悔莫及。没及膝盖的水池底部,竟是各种粗糙尖锐的石头,硌脚不说,暗藏遍地的石灰质滑不留脚,一不留神便会摔个四仰八叉。顺势来个蛙泳倒也罢了,盛夏的棉花堡因为毫无遮挡的阳光直射,白色的石灰岩又毫无保留地把阳光反射到池子里,气温直线上升,整个景区登时高达四十摄氏度。黑白黄灰等国际友人,无一例外都晒成了煮熟的龙虾。

从景区出来,早已过了饭点,我们又热又累,迫切想找个阴凉舒适的地方吃点东西。远远望见前方农舍三两间,似是有人烟的样子。于是转动方向盘从高速公路下来,试试我们的运气吧。开车几乎绕遍了整个村子,才找到一家小小的披代(披代其实就是长条形的土耳其披萨)店。停车、进店,想不到我们一家三口竟然闹出很大动静。虽地处欧洲的最东边,土耳其的英文普及程度远不及那些发达国家,经常需要“看图说话”或“手舞足蹈”。这里亦然,点餐,鸡同鸭讲,店小二匆

“我的心啊在戏曲”

——与厚生老的交往

王振华

寄我,托我转给上海的朋友们。他说现在出不了门了,老伴已近百岁,没什么大病,就是年纪大了,基本卧床,离不开人照顾。家里不用保姆,钟点工每周末一二次打扫一下卫生,这位95岁的老人在服侍一个百岁老人,等老伴睡下,忙完了,空下来,再挑灯伏案写作。刘厚生说他记忆不如从前了,写东西想找些资料也困难。为增强记忆,他每天坚持背诵古诗,坚持早晚自我按摩来延缓衰老。他说时间多了,还有很多东西想写,趁现在脑子还未愚钝,抓紧写。

刘厚生就是这样,生活上的要求降到了最低,但精神上却是富有的,他一辈子的心血都扑在了我国的戏曲事业上。他曾说,“戏曲就是我心中的高原”,正如他文集的书名,也是他发自肺腑的呼声:“我的心啊在戏曲!”

新年的钟声,清脆、悠扬,世界在侧耳聆听。

滴答、滴答,新年的钟声,在轻快的节奏里,向着圆满迈进,它画出一个笑语盈盈的句号,照进你心中。

这是一年的总结,在钟声敲响的那一刻,愿望实现、梦想晶莹。

新年的钟声里,乡村美丽五谷丰登,城市霓虹车水马龙。

新年的钟声里,江河湖海泛起微笑的波浪、三山五岳响起愉快的掌声。

去年的此刻,时光打开了一扇门窗,365个崭新的日子,敞开胸怀,任我们驰骋。

我们迈着铿锵的步履,走过了春花秋月、夏雨冬雪,我们播下种子粮满仓、撒一路真诚暖心灵。

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,昨天的手掌,按在我们肩上,催我们前行。

我们张开梦的翅膀,迎接鸟语花香、辉煌与光荣。

我们求发展,我们谋和平,我们引领世界走向新的高峰。

听哪,新年的钟声就要响起来了!



她欢叫着,把自己扔到芬芳的麦秸之中,贪婪地吸着麦秸那温暖的涩香。她将自己躺平了,胸起伏如潮。她开始解自己的衣扣。

我竟轻轻地按住她的手,让我们静静地享受一下这麦秸不好么?我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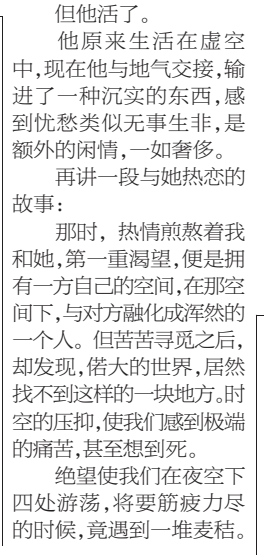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静静地躺着。没有风。天上的星星也不说话。

她枕着我的臂膀,呼吸渐渐停匀下去。她睡着了。她的眼轻轻地合着,温柔如花;她的脸恬然地舒展着,恬静如水。我这才知道,女孩的睡相,竟是这般美啊!

虽然我很疲倦,但没有睡去,作极深情极专注的守护。我的心,异常平静,无一丝杂念……

事后,我想,麦秸是最质朴的,生活和感情的内核不也是最质朴的么?质朴是一种自持,质朴是一种本分。于是,拥抱麦秸的时候,我们能听到真纯的声音,守着产生多余的欲望。一如守着成堆的金银,肯定会放纵地消费,身临清溪,首先想到的则是净洁的洗涤。麦秸和山树往往不是物,是随处可遇的菩提,它们关乎土地道德,是美好情感生成的土壤。

所以我常说,离土地近一些,是好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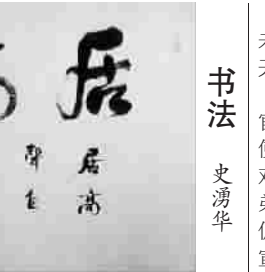
天哪!这是什么?摆满了整整一张桌子,琳琳琅琅铺到了天边!定睛一看,没错啊!巨大的盘子里都是我点的菜:沙拉、烤肉、和披代。但是,但是!沙拉三份,烤肉三份,披萨三份!在土耳其自驾三千公里一路走来,以我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旅行经验,从来从来没有生过这样的事情,我们的思维就被固定在“1 dish=1 plate”了。偏偏这里就出其不意,点餐的规矩隐含的就是每人一份,老板娘想想我们三个人,自然就是每样三份啦。

见我对着这桌十个人也吃不完的食物发呆,老公赶紧冲我使个眼色:吃吧吃吧,吃不完打包带走当晚餐。

饭后,老板一家热情地与我们合影,赠送给我们小礼物,村民们送上笑容与祝福。不在计划中的偶然偏离总是会有奇遇。因为闭塞,小村庄还不能与国际接轨,但这也正是它保持特色和魅力所在。

GPS没有定位,地图上也查不到,至今不知道这个村子的名称和具体地点。就好像某日突然闯入了世外桃源一般,寻向所志,遂迷,不复得路。

幽香篆刻金春德



八佾篇载:仪封人请见,曰:“君子之至于斯也,吾未尝不得见也。”从者见之。出曰:“二三子何患于丧乎?天下之无道也久矣,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”

仪,邑名,在卫国边境。封人,即疆吏,或说边防官。从者,跟随孔子的弟子。见之,代之指仪封人,见为使动词,意为“使之见”,使仪封人见孔子。二三子,对孔子弟子的客气称呼。丧,丧失,具体指孔子和几位弟子失去职位,并离开鲁国。无道,脱离正轨,战乱频仍。木铎,青铜制大铃,以木为舌,天子宣布政教时振鸣警众;本文意译为“宣扬正道的导师”。

用现代汉语复述此章:卫国仪邑的边防官请求孔子接见,说:“凡是道德学问高尚的人到这里,我从来没有不得到见面机会的。”孔子随行弟子引他见了孔子。他辞别出来后说:“你们这些人何必担心你们师生失去官职和流亡国外呢?天下脱离正轨、战乱频仍已经很长时间了,上天将会让先生担当宣扬正道的导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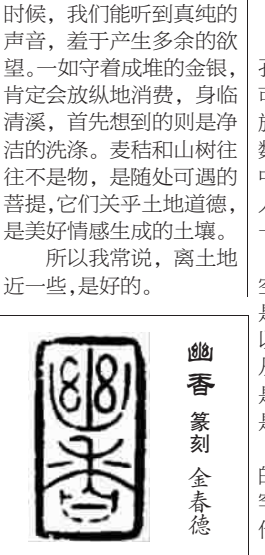
读此章,第一感觉是仪封人不简单。其一,他见多识广,交际应酬有一套办法。其二,他对天下大势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。其三,他作出了对孔子的新颖而深刻的评价和预期。

此章过去并未被特别关注,但实际上却有重要地位。其所载是孔子周游列国的第一件事,《论语》辑录者通过仪封人之口,给孔子后半生的作为和价值,作了一个总的提示,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。

“天将以夫子为木铎”这句话非同一般,人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解读。首先,极大鼓舞了孔子和他的随行弟子。孔子本不想离开鲁国,他是在齐国的阴谋和鲁国实权者的排斥交互作用下,被迫出走的。《孟子·尽心下》载:“孔子之去鲁,曰:‘迟迟吾行也,去父母国之道也。’”孔子离开鲁国时,对随行弟子说:“我们慢慢走吧,这是离开祖国应有的态度。”明显表现出依依不舍。那么,此时的孔子是否有一套完整的长期规划呢?显然没有。最有可能的是,孔子想到其他诸侯国走走,看看能否找到施展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。而随行弟子们更是心中无数,一片茫然。在这种背景下,仪封人的一番话,如雪中送炭一般,给流亡者带来了温暖和信心。对孔子本人,它无疑具有启发作用。从孔门弟子角度看,它就是一盏照耀前途的明灯。

其次,客观地说,“天将以夫子为木铎”具有跨越时空的历史意义。仪封人的预判内容是振奋人心的,但它是将来时。在后来的历史长河的许多阶段,特别是宋代以后,明清尤显,它都是现在时,即“天以夫子为木铎”,从朝廷到民间都以孔子为导师。而在今人看来,它不仅是过去时,也是现在时,还是将来时。孔子曾经是、现在是、也应该永远是中国人的精神导师。

说“天将以夫子为木铎”的仪封人,叹“大哉孔子”的达巷党人(子罕篇),问“夫子圣者与”的某国太宰(子罕篇),都是孔子的同代人,且为孔门以外的社会人士,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了高度评价孔子的先声。



误打误撞尝美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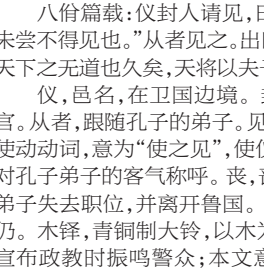
湘君

里绝对见不到的天然炭烤披代。就在这一会儿的工夫,店里陆陆续续地坐满了人。隔壁邻居来了,拖儿带女;附近居民来了,交头接耳;络腮胡子的男人和戴头巾的女人,套着伊斯兰长袍的和穿着T恤牛仔裤的……全村人民几乎倾巢出动,把个小店都差点挤爆了。好奇地张望,热情地寒暄,问题一个接一个。村里还没见过外国人呢,何况远在东方的中国!

外援终于出现了。这位镇上小学的教师热情地问我需要些什么,我又认真地用英语重复了一遍菜单。乡村女教师很负责任地跑过去与老板夫妇再次核对了菜单之后,加入了好奇问答的行列。

充满期待的食物上桌了——

幽香篆刻金春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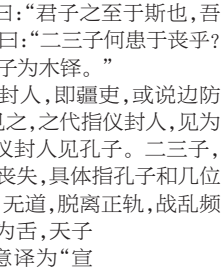
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」

白子超

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」

白子超

幽香篆刻金春德



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」

白子超

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」

白子超

幽香篆刻金春德